

知味

乡俗乡情

野橄榄

余继聪

橄榄又称情人果、爱情果。橄榄是小小的球形果，乍一看，还真有些像心脏形。在国人心中，心形的东西，象征着爱情，比如相思红豆，比如同心结，比如沈从文小说中经常写到的湘西的虎耳草。

橄榄要晚秋甚至初冬才逐渐成熟，过年前后才熟透。滇中山野橄榄很多。冬季山野肃杀，但是有了满山坡莹白剔透、玲珑诱人的橄榄的诱惑的，再忙赶路，都要停下来，奔向路边山坡，采摘一团团橄榄。心里那个兴奋、激动难以言说。等到狂喜过后，才感觉腿脚酸痛。低头一看，裤脚边，裤腿上已经扎了密密麻麻的小箭头一般的毛锥锥草尖，或者是苍耳子一类的小果子。滇中山野野橄榄树多，也密布山茅草，其中很多是毛锥锥草。秋后，这种草的尖端结出很多锥子一般尖溜溜的穗子，很像一枚枚小小的箭头，黑黑的，人一绊，它们就钻进人的裤脚边，或者钻进牛马牲畜的毛间，以此来传播种子。这对于它们来说是好事，但是对于忙着采摘野橄榄的人来说，却是苦头的来源。

但是摘橄榄的人顾不及那么多，忍着毛锥锥的锥痛，或者由于兴奋，就忘记了毛锥锥正锥在自己裤脚上。甚至随着人的走动，它们还会越扎越深。等到摘得满衣袋裤袋橄榄，鼓鼓囊囊往外掉，还是不罢手，有的男士就干脆脱下衣服，扎起袖口来包橄榄。有的女士把阳伞翻过来，放到橄榄树下，冒着骄阳，噼里啪啦摇落一树树橄榄，橄榄就如同雨点冰雹一般，噼里啪啦落满阳伞。噼里啪啦砸在头上身上，落满一地。有的人还不满足，干脆脚下一枝枝结得密密麻麻、一团的硕大橄榄，猪八戒扛芭蕉扇一般，扛在肩膀上，拿上车来。然后才想起来裤脚上还扎着很多很痛很痛的毛锥锥，才低头慢慢去拔除。

每年要掉落在山野多少野橄榄？谁也不知道。但是不必心疼，滇中橄榄满山坡，它们几千年都是这样自生自落。

橄榄为球形果，多数橄榄只有二分五分硬币那么大，也有少数生长于河谷地带、肥沃山坡上的橄榄会长到比一元的硬币还大。

经过晚秋冷露水浸，经过冬季的白霜冰冻，又经过晚秋初冬下午太阳的炙烤，野橄榄很快成熟了，青绿的橄榄逐渐转为莹白色、玲珑剔透。向阳坡上，光照充足的橄榄，到深冬里，枝叶已经几乎落尽，一团团肉红、翡翠红的橄榄很醒目、很诱人地挂在枝头，煞是可爱。

熟透了的橄榄，个大的橄榄，莹白剔透，十分可爱，十分好吃。但是只有滇中人自己清楚，生涩些的，个小的橄榄，如同少女的感情，如同少年的爱情，虽然生涩些，但是回味也更绵久。

有一首云南民歌唱到吃橄榄，其实比喻的是爱情：
送妹送到橄榄坡，摘把橄榄妹揣着。
吃个橄榄喝口水，橄榄回甜想小哥……

吃橄榄，先苦后甜。如果吃完后再在山溪山泉里掬一捧水喝，回味尤其甘甜。因此我觉得，把它叫作爱情果、情人果，是十分形象生动的。

以野橄榄泡茶，败火生津，止渴止咳。常含食橄榄，可以治疗慢性咽炎。也可以榨橄榄汁喝，煮橄榄汁喝，清心润肺，口齿生香。

到第二年二三月仍然挂在枝头的野橄榄已经十分罕见了，但是这样的橄榄，也正如腊肉，因为弥久，所以味道更加浓烈，分外甘甜。

都一百年还多了！鲁迅那时还不叫鲁迅。1901年2月11日，阴历庚子年腊月二十三，周树人和周作人兄弟在故乡过小年，为兄的周树人即兴作五绝一首《庚子送灶即事》云：“只鸡胶牙糖，典衣供饘香。家中无长物，岂独少黄羊！”古来今天是个节日——天下百姓于此日送灶爷上天，恭祝其“上天言好事”，祈福全家来年平安，此举带有游戏的成分而老少咸欢。……汉阴子方，腊日见灶神，以黄犬祭之，谓之黄羊。阴氏世蒙其福，俗人竟尚，以此故也。”看看！祭灶神用犬而非羊，名曰羊也。而杀狗祭祖的风俗，最迟在汉代就流行了，东汉崔寔《四民月令》里就有：“先后冬至各五日，买白犬养之，以供祖祢。”

旧典复杂。古籍刊刻传承中的手民之误，加上风习演变，典故难免前后不一。先说黄羊，老辈云乡著《增补燕京乡土记》，有《黄羊祭灶年关到》一文，他解释鲁迅先生的祭灶诗是这么说的——“黄羊”是古代用来祭灶的，但到后代则无人再用了。据《燕京岁时记》说“内廷尚用之”，至于民间，则不知黄羊为何物，只是清水草料、关东糖瓜而已。

此文不长，邓先生于文末，特地加注对黄羊予以说明。他引用清人梁章钜《浪迹三谈》的见闻与考证：“余在兰州，饱食黄羊，所谓西北八珍也。其状绝不类羊，而与獐相似。戴侗《六书故》直以黄羊为獐，误矣。按汉阴子方祀灶用黄羊，窃谓阴是贫

祭灶的旧俗

何频

家，祀灶安得此异品？考《尔雅·释畜》：“羊黄腹。”阴所祀当是羊黄。而邵二云先生《尔雅正义》直以今之黄羊当之，恐误。”

误之所在，不在前人。我认为或是梁章钜和邓云乡两位都弄错了。为什么这么说？因为祭灶早在《礼记·祭法》中就有，但当初确定不是后来的腊月廿三。而黄羊祭灶出典，《荆楚岁时记》曰：十二月八日为腊日。“其日，并以豚酒祭灶神。……汉阴子方，腊日见灶神，以黄犬祭之，谓之黄羊。阴氏世蒙其福，俗人竟尚，以此故也。”看看！祭灶神用犬而非羊，名曰羊也。而杀狗祭祖的风俗，最迟在汉代就流行了，东汉崔寔《四民月令》里就有：“先后冬至各五日，买白犬养之，以供祖祢。”

十月获稻。冬季是庆丰收和祭祀的日子。从《四民月令》说冬至前后买犬备用，到《荆楚岁时记》曰腊日用犬祭灶神，说明在佛教尚没有大盛行的时候，最初的祭灶或在腊八。祭灶吃灶糖，用甜似蜜的糖瓜糖稀糊在老灶爷的嘴上，放鞭炮纸马，供灶爷吃着糖瓜或芝麻糖上路，乘车风马，志得意满、摇摇摆摆上天庭复命，那灶爷便紧着往好里说了。说过指犬为羊，还有“只鸡胶牙糖”，那鸡呢？鲁迅毕生喜收藏，而集藏驳杂。他曾收集豫地的汉画像石和朱仙镇木版年画，而开封朱仙镇木版年画

社现在的姚敬堂先生，著《中原年俗》说灶神像和祭灶程序：“腊月廿三日晚上，祭灶前，备红公鸡一只，作为灶王爷的坐骑……祷告后，灶爷的坐骑喂好，拍打红公鸡叫三声，粘抹灶糖于灶王爷脸上，随同黄表纸香火焚烧告曰：三十日夜早回，全家叩首。再分吃灶糖，将鸡子宰杀，捆绑如马状，放入灶王爷龕内。”

鄂人韩致中撰《新荆楚岁时记》，记录今日湖北祭灶习俗，长江边上的蒲圻市地方传说：“一碗清茶两根葱，快送灶神上天宫。多说好话多降福，少降灾难给世人。”百里不同俗。黄河故道所在的豫北滑县，其木版年画也颇有地方特色。冯骥才的民俗团队曾经慕名到内黄、滑县一带抢救木版年画，蛇年的春节，《滑县木版年画展览》在河南博物院举办，同时播放南开大学民俗小组整理制作的滑县祭灶风俗音像资料，——冬日惨淡的阳光下，早上主人在村口的枯树林边，放一只盛满清水的大粗碗，上面摆放很整齐剥了皮的一双大葱，男子下跪磕头送灶爷，连声说年景不好，自己年纪又大了，实在没有本事置办更好更丰富的礼物给老灶爷带上天庭，“就这我老马越来越不中……”滑县人将腊月二十三“送灶爷”，与某些地方流行正月晦日即正月最后一天的“送穷”活动合二为一，正说明豫北一带的祭灶风俗独特。



明月倾酒(国画) 张步

人与自然

海棠树冬景

苏连硕

如同一种约定，一种承诺，每当寒冷悄然来袭的时节，大大小小的不知名字的鸟儿，就布满了门前那棵高大的海棠树。

日升日暮，寒意渐浓，门前稀疏空落的海棠树，竟平添了稀奇可人的小景观。每天我老早起来，总要习惯性地望一望黎明天空，是否有星星有月亮。过些时辰，门前的那棵海棠树，遂有鸟儿叽叽喳喳飞来，或落树上，或落在仍然有些许绿意残留的金银藤架上，或者有那么几只更俏皮者落到窗棂上窥视我，欢叫着跟我热情地打招呼，好像一只只蝴蝶飞到我的窗前，柔情，亲昵……

自然是真情的流露，质朴是最美的语言。鸟儿华美而不失朴素、平实、真挚、清新、亲切的演唱，着实雅俗共赏。大巧若拙，洗尽了铅华的原生态歌声竟是那般可耳可心。

几十年来，我也是一只早醒的晨鸟。鸟儿善解人意，投身自然顺应自然体悟自然，深得大自然滋养，天真而自然地推出一首又一首经典混声合唱。我们灵犀相通，心照不宣。你们是我的真挚知音。适者生存，大自然的风雨雷电的磨砺，深谙个中三昧，才有这既简单朴素，又博大精深，轻拢慢捻抹挑弹出的弦音，才有不同的鸟儿各自的声音韵律和谐和美啊。

早晨伏案写作，聆听它婉转的清唱，像晶莹的浪花，萦绕在我的心海，激励我萌生希望，振作精神。鸟儿的清纯，透明了我的眼睛，晴朗了我的心灵。鸟儿栖于树枝，像一颗颗绿绿青青的幼芽，给我的视野平添了生机与活力。

经历了春夏秋的疲累，入冬蛰虫可以增加一些歇息，但是万万不能进入冬蛰冬眠不作的状态。如果那样，一定是肺部梗塞了雾霾，不见一缕阳光，不啻一场可怜“内耗”。耗损了精气神，将是更不可悲更无助的自戕。

我和你都心无旁骛，坚守着自己的职分，你在由衷地舞蹈、翩飞、歌唱，我在潜心研讨大自然原生的美声美韵。你的音乐语言的纯洁性，摇动我的心弦，感动我的魂魄。

我要学习鸟儿的欢快，自由，保持童心。规律不可逆转，但心灵健康的取向应当是：距童年愈远，离童心愈近。我清醒地解悟，没了童年，没了灵感，没了联想，那可就真的傻鸟呆滞行将就木了。

这天，鸟儿格外地热烈，热闹。我收到了远远近近发来的感谢感恩的话。我知道，是感恩节。亲爱的鸟儿，你们是来特意感谢的吗？竟唱得这么欢快喜喜亲亲热热热畅快。要说感恩，我首先应该感谢你们，感谢天籁，给了我那么多美丽的舞姿，那么多动听的歌声，那么多温馨的抚慰……

新书架

《民国风度》

王宁

该书一共记录了33位各个领域的学者、名家、大师，个个都是令人敬佩的大先生。共和国风雨雨之中，他们经历过相同或不同的政治时期，各有不为人知的人生际遇。

再无宏大的叙事，不再是一个抽象的典型，暂别概念性符号化的认知，相拥一个个鲜活的生命细节。鲁迅的好玩儿，胡适的从容，叶嘉莹的弱德之美，梁漱溟的铮铮风骨。他们是人，更是生命。举手投足，为文行事，一点沉思，一件琐事，只言片语，每一个细微处，都昭示着风骨、格调、风范、品位。

每个人都有着不同的个性，不同的遭际，不同的命运，不同的追求，但骨子里都有一个“士”守着，都在彰显“独立之精神，自由之思想”。他们的遭遇或许会让很多人唏嘘不已，但他们的坚守和奋进会让更多人感慨万千。以人证史，众多生命个体让过去半个多世纪的风云烟土逐渐清晰呈现在眼前，带来透彻骨髓的震撼，欲说还休的省思。

文化漫笔

雪天的书

胡竹峰

露了，易失分寸。文章藏得七分才好，剩下三分山岛嵛峙。下笔含蓄了气度才雍容，才有回旋的余地，好比闲庭信步，登楼望月方得意趣。

文章写得散散淡淡，让情绪之水弥漫到每个角落，是我三十岁上的追求。周作人《雨天的书》自序之二有段话大好：“近来作文极慕平淡自然的境地，但是看古代或外国文学才有此种作品，自己还梦想不到有能的一天，因为这有气质境地与年龄的关系，不可勉强。”不可勉强亦可谓作文真言，做人做事亦然。

北新书局那本《雨天的书》的老书真好，淡黄色封面，书名四个字是蓝色的，“周作人著”四个字也是蓝色的，图是蓝色的，寥寥几笔斜风细雨，简单隽永。集内文章也好，像退隐的官宦人家，门庭清幽，花木扶疏，况味几近雪地芭蕉。

王维有幅画，雪里一株翠芭蕉，历来争执不休。《渔洋诗话》说王维画只取远神，不拘细节。张彦远说王维画物不问四时，桃李皆莲，同画一景。只取远神，不拘细节，不问四时，同画一景，这是大宗师天性。

周作人读了十几年，十几年过去，文章写了不少，越读越写越觉得与周作人有距离。以前不耐烦周作人，现在终于读出了一点他的好。

连载



股坐在许爱旁边。

服务员很快就拿来了两双鞋，都是有跟的，但不高，逛街的话还勉强可以。

孙品婷利索地试完，在镜子前比照了片刻，手一挥，“都要了！开票吧！”

许爱瞪眼，“只准买一双！”“我车在外面，有地方放，又

不用你提着，怕什么？”孙品婷瞪了许爱一眼。

许爱只能住了嘴。

孙品婷换上了一双鞋后，自然不能因为两双鞋就跑到商场去放车上，提着两个鞋盒，与许爱上楼直奔女装区。

一个小时后，许爱手里提了四个袋子，孙品婷手里除了两个鞋盒外，又提了五个袋子。

“到底是买衣服，还是你买衣服！”许爱看着她买了这么多还想逛，不由开口。

“一起买！你从林深那儿赚的辛苦钱不花，难道留着下小的？”孙品婷鄙视她。

许爱脚步一顿，“他说两年前，在他的公司，给我名下记了百分之五的股份。”

孙品婷一愣，停住脚步，“有这事儿？”

许爱点头，“他以前是说过，我还以为开玩笑的，没当真，没想到今天他又说了。”

“我又不能真要他的股份。”许爱摇头。

“你猪脑子啊！这么多年，你为了他，就拿那么一点工资。如今他给你股份，他公司现在蒸蒸日上，以后你就等着每年拿红利吧！为什么不？”孙品婷拿鞋盒砸她，似乎恨铁不成钢，又教训她，“告诉你，想要一个男人，得不到的话，就缠着他花光他的钱。”

许爱失笑，“都得不到了，人家还能白给你钱？”

“林大才子不就是良心发现给你钱花了吗？你不是现在也没得到他？”孙品婷挑眉，“指不定你拿了个股份，他就对你好了。”

许爱想着拿了她的股份，他怕是就跟她算清，两不相欠了。

“走啦！再去买！得不到人，再不要钱，才是傻子。你不要的话，那股份转给我。”孙品婷不客气地催促她，“我可不嫌钱多烧手。”

“你孙大小姐还缺钱？”许爱忍不住踹她。

“你不拿钱当好的，那是因为你手里有钱，你那边大学城的

咖啡厅一年就给你收入不少，况且你还给林深打工拿工资。我就不同了，我一直好吃懒做，花的还是家里老子的钱。哪天我不听话，二话不说就给我冻结银行卡，缺钱的日子难熬，你又不是不知道。”孙品婷说着，又向一个专柜冲去。

许爱嘴角抽搐了两下，想着她老妈估计因为给她安排相亲放人鸽子被气疯了，再没打电话来。冻结不了她的银行卡，却是冻结了她的电话联系，估计不认她这个闺女了。

接下来，孙品婷果然又买了好几单，自然是许爱付款。手里拿不动了，这位大小姐才作罢。

二人下了楼，许爱看着大包小包说，“我还买个手机！”

“你手机呢？”孙品婷累得一脸菜色，早先逛街的精神头不见了。

“不小心掉地上摔碎了。”

许爱往电子区走去。
“那你刚刚用什么
“你打我的电话？”孙品婷跟在她后面。